

說戰國文字「再」、「兩」的字形結構^{* **}

蘇建洲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摘要

本文根據清華九《治政之道》「𠂔」的文例，認為此字是「再」的專用字。「𠂔」也見於《上博四·簡大王泊旱》，以往釋為「哉」，現在看來應該釋為「再」，讀為「載」，這也符合「再」的通假現象。其次，「兩」字目前學界多數同意從二「丙」，但具體所像之物仍有爭議。本文根據清華簡《禱辭》「兩」的字形，認為戰國文字「兩」是在二「丙」形之下加上意符「二」，跟「兩」的字義有關，之後再聲化演變為「羊」。

關鍵詞：戰國文字、清華簡、再、兩、字形結構

* 本文為『趨同』還是『立異』？安大簡《詩經》與《毛詩》對讀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獲得「科技部」的資助（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18-027-），特此致謝。

** 本文承蒙鄔可晶先生以及兩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筆者十分感謝！

Analyze the Characte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on Zài (再) and Liǎng (兩)

Su Jian-zhou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is word to be a special word for “Zai”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𢦏” in Tsinghua’s Nine “zhìzhèng zhī dào”. “𢦏” Is also seen in “Shanghai Expo Four. It used to be interpreted as “Zai (𢦏)”, but now it seems that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Za i (載)” and pronounced as “Zi (再)”. This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Zai” phenomenon. Secondly, the word “兩” is currently the majority of academic circles agree to two “丙”, but the exact image is still controversial. This artic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Keyword: *The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characters, composition of the graph, zài (再), liǎng (兩)*

一

清華九《治政之道》簡21-22整理者釋文作「皮（彼）戈（一）而【二一】不已（已），元（其）戔（二）乃已（已），𠂔（三）而不已（已），四畧（鄰）之者（諸）侯乃必不𡇗（諒）元（其）惠（德）以自固于我。」並注釋指出：「已，停止。一而不已，其二乃已，三而不已云云，指為不道一而再，再而三。諒，信也。自固于我，大意是與我的友好關係更加堅固。文意與《孟子·公孫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相類。」¹其中讀為「二」的「戔」字形作：



王寧先生指出：「戔疑讀為再，字從二會意，戔聲。」²

謹按：王氏之說可從。「戔」字當分析為從「二」，「戔」聲。先秦漢語「再」可表示「兩次」或「第二次」，³《廣雅·釋詁四》：「再，二也。」《爾雅·釋山》：「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崑崙丘。」《清華三·芮良夫毖》02「內（芮）良夫乃復（作）𡇗（毖）再𠂔（終）」，整理者注釋云：「『作𡇗再終』形式上和『作歌一終』相似。『作歌一終』見於清華簡《耆夜》和《呂氏春秋·音初》等。古代詩可入樂，演奏一次叫作『一終』（參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一五二頁，中西書局，二〇一〇年）。」⁴李學勤先生進一步認為：「『再終』意即兩篇，簡文確分作兩篇，冠以『曰』和『二啟曰』。」⁵方建軍先生則明確指出「綜上所述，『終』是音樂作品的一個獨立單位，『一終』可以是一首獨立的音樂作品，也可以是一部音樂作品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音樂上都是一個完整的單樂段結構。『再終』（『二終』）和『三終』則是一部音樂作品的兩個或三個組成部分，在音樂上應為兩段體或三段體結構。同時，『再終』和『三

¹ 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11月），頁138注80。

² 王寧：〈讀清華簡《治政之道》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490>，發表日期：2019年11月28日。

³ 參見陳祝琴：〈上古漢語「再」的語義演變〉，《歷史語言學研究》1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10月），頁66-78。


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頁148，注六。

⁵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8期，頁67；又載李學勤：《初識清華簡》（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6月），頁175。

終』也有可能是兩首或三首獨立的單樂段音樂作品。」⁶根據這些資料，可知「再」可以「二」為意符（詳下），「再」常見與「載」相通，「載」從「戠」聲，所以「戠」字讀為「再」是可以的，「戠」就是「再」的專用字。

《上博四·簡大王泊旱》13「君王毋敢戠害（華？）【13】界（蓋）」，「戠」字形作：



董珊先生釋為「戠」，讀為「戴」。⁷研究者同意「戠」之釋，並認為這是「口」寫作「二」形的結果。⁸葉玉英女士則認為此字與《容成氏》簡9「戴」作為一字，「戠」所從的「二」形為簡省符號，表示「首」的省簡。⁹現在看來顯然應釋為「再」。「再」常與「載」相通。《詩·秦風·小戎》：「載寢載興」，韓《詩》「載」作「再」。《呂氏春秋·順民》：「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楊樹達云：「『載』讀為『再』，音同通用。」¹⁰楚簡「載」作：



《上博四·曹沫之陳》簡32









《上博一·孔子詩論》簡20



郭店《尊德義》簡29



《上博九·舉治王天下》簡5

與「戠」同從「才」聲。「戠」與「載」相通猶「再」與「載」相通。至於「戴」是端母字，與「再」、「載」為精母字不同，不宜相通。而且古文字「戴」作（史牆盤）、（侯馬九二：四二，宗盟類）、（曾侯81）、（曾姬無卣壺）、（清華簡《繫年》20）、（上博六·慎子曰恭儉5），其上以「戠」或「之」為


⁶ 方建軍：〈清華簡「作歌一終」等語解義〉，《中國音樂學》2014年第2期。又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295，發表日期：2014年6月16日。

⁷ 董珊：〈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研究網，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dongshan001.htm>，發表日期：2005年2月20日。

⁸ 蘇建洲：《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12月），頁342、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頁432。

⁹ 葉玉英：〈「戴」字古音考〉，《古文字研究》28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0月），頁622。

¹⁰ 楊樹達：《讀呂氏春秋札記》，載《楊樹達文集16·積微居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頁212。

聲旁，皆為舌音。¹¹至於《容成氏》簡9「戴」作，郭永秉先生已指出「首」之外的偏旁是「戠」的省變。¹²「戴」所從「戠」亦當由「戠」省變而來，與「戠」所從的「才」聲無關。¹³文獻上雖然常見「載」與「戴」相通，但這是義近相通甚至是形體相近的訛混，與聲音無關。比如《詩·周頌·絲衣》：「絲衣其紆，載弁侏侏。」鄭玄箋：「載猶戴也。」《正義》曰：「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至於陸德明《釋文》云：「載，又音戴」，應屬後來的同義換讀。《清華一·金縢》簡2：「秉璧𡗗（戴）珪」，今本作「植璧秉珪」，《易林·中孚》：「武王不豫，周公禱謝，載璧秉圭，安寧如故。」又《需之无妄》：「載璧秉珪，請命于河；周公剋敏，冲人瘳愈。」《同人之晉》、《離之否》同。陳劍先生指出「簡文『秉璧戴珪』，傳本及諸引文雖有『戴』字作『載』、『植』等之不同，但其後皆為『璧』，而圭則皆言『秉』。聯繫習見的『加璧』，頗疑《金縢》之文很可能本來就是作『戴璧秉珪』的。」¹⁴據此，《上博四·簡大王泊旱》13「君王毋敢戠害（華？）【13】𡗗（蓋）」的「戠」讀為「載」顯然比讀為「戴」更加合理。《說苑·臣術》言翟黃「乘軒車，載華蓋」（或本「載」作「戴」，向宗魯《說苑校證》已指出「無煩改也」。¹⁵「載華蓋」之說與簡文「戠（載）害（華？）蓋」正合。《管子·水地》言慶忌「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戴」或本作「載」。¹⁶海昏侯墓所出祠祝簡中有一條謁告「西方白帝」的，其中有「乘白龍，載白蓋，素衣高（縞）常（裳）」亦用動詞「載」。¹⁷

有此認識後，再看幾條從「才」聲卻被讀為「戴」的例證。郭店簡《尊德義》簡24—25「非豐（禮）而民兌（悅）【24】𡗗，此小人矣；非侖（倫）而民備（服），𡗗（世）此亂矣。」陳偉先生將「𡗗」讀為「戴」，擁戴也。¹⁸清華簡《命訓》14-15「以賞從勞=（勞，勞）而不至，以【14】□□備=（服，服）而不𡗗【15】。」王凱博先生認為「𡗗」應讀為「戴」。《國語·晉語三》「民實戴之」，韋昭注：「戴，欣戴也。」《晉語五》：「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韋昭注：「戴，奉也。」並解

¹¹ 參見周忠兵：〈說古文字中的「戴」字及相關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頁364-369。

¹² 郭永秉：〈清華簡《繫年》抄寫時代之估測〉，《文史》2016年6期，頁33。

¹³ 這點蒙審查人提示。

¹⁴ 陳劍：〈清華簡《金縢》研讀三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61-163。







¹⁵ 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頁41。


¹⁶ 〔明〕劉績補注，姜濤點校：《管子補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6月），頁298。


¹⁷ 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頁283-284。這條材料蒙鄔可晶先生提示。

¹⁸ 陳偉：〈郭店簡書《尊德義》校釋〉，《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3期，頁116。

釋簡文說：「用刑法畏服人民，因懾於嚴刑，表面服從而心實不奉戴之。」¹⁹「鉞」也見於《信陽》簡、清華簡《算表》等材料，當作數詞用時讀作「鎰」，表示四分之一。²⁰李天虹先生進一步指出「『才』、『鎰』上古韻都屬於之部，聲紐都是齒音，音極相近，可以相通。文獻中的『鎰』，又寫作『紂』，可以為證。」²¹可見「鉞」的通假範圍亦屬齒音。筆者認為「忞」、「鉞」都應該讀為「載」，《管子·霸言》：「案彊助弱，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豬飼彥博云：「載、戴同。」戴望云：「『載』與『戴』古通用。《詩·絲衣箋》云：『載猶戴也。』」²²《管子校注》云：「德義如此，故為天下所載。」²³劉柯、李克和翻譯為「這都是天下擁戴」，可從。²⁴《韓非子·功名》：「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楊樹達曰：「按載與戴同。」陳奇猷同意楊說，並舉了上述鄭玄云：「載猶戴也」為證。《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眾庶不載，竟被惡言。」這裡的「載」也是尊奉、擁戴之義。

程鵬萬先生根據射壺銘文「再」寫作（壺甲蓋銘），指出此字右部所從就是兩個，這種字形應該就是「再」字原始的寫法，後來為了書寫的方便，將其中的一個偏旁用重文符號「=」替代，遂變成，如果「=」拉長就會變成。射壺字所從「再」（精母之部）是聲符的話，大概與平夜君鼎銘「載鼎」之「載」（精母之部）相通。平夜君鼎銘「載鼎」之「載」，學者認為可以讀為精母之部的「𪛗」。《說文解字》：「𪛗，設飪也。從𠂔、食會意，才聲，讀若載。」²⁵程先生所說大致可從，不過對於戰國文字「再」寫作：

（《郭店·語叢》49）

（《郭店·窮達以時》15）

¹⁹ 此說最早以「蚊首」為名，發表於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清華五《厚父》初讀〉15樓，2015年4月11日。後載王凱博：《出土文獻資料疑義探研》（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頁92。

²⁰ 李學勤：〈釋「鉞」為四分之一〉，《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36-137、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34-35注釋185。

²¹ 李天虹：〈由嚴倉楚簡看戰國文字資料中「才」、「𠂔」兩字的釋讀〉，《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5。

²² 參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六卷——管子集校（二）》（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年10月），頁34。

²³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月），頁471。

²⁴ 劉柯等譯注：《管子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頁183。

²⁵ 程鵬萬：〈東周「再」字探源〉，第八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臺中：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舉辦日期：2019年8月15-16日）。




(《上博二·昔者君老》1)





(屬羌鐘)



(陳章壺)

筆者傾向於其下的「二」可能已經被重新分析為數字「二」，也就是「𠂔」的「二」旁，²⁶而非省簡符號。《陶文字典》收錄「再」作 (2.11.1)，並附註云：「李學勤釋。右下从二短橫，並非合文或重文記號，而是用來表示『一而再、再而三』的意符。」²⁷其說甚是。

二

《玉篇》：「再，兩也。」王筠《說文句讀》：「再者，兩也。」那麼「兩」的字形跟「二」是否有關呢？答案是肯定的。《說文》：「兩，再也。」段注云：「兩，再也。禹部曰：『再者，一舉而二也。』凡物有二，其字作兩不作兩。兩者，二十四銖之稱也。今字兩行而兩廢矣。」但根據金文「兩／兩」作 (4179，小臣守簋)、 (4141，函皇父簋)，²⁸「兩」、「兩」本為一字。王力先生曾說「在上古時代，『兩』與『二』的差別，比現代的差別大得多；我們可以說它們毫無共同之點。……從漢代開始，『兩』與『二』的範圍漸漸交錯起來了。」²⁹以西周金文來說，「兩」與「二」確實不能直接等同。金文有「馬二匹」的文例，卻沒有「馬兩匹」的說法，而是直接寫作「馬兩」，如小臣宅簋：「賜金車、馬兩。」「兩」作為專門計量「馬二匹」的量詞用法。³⁰不過，研究者多已指出先秦時期「兩」、「二」有混用的現象。如：

(一)《墨子·小取》：「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

(二)《荀子·正名》：「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

²⁶ 關於「重新分析」的例證，還可參見陳劍：〈說「規」等字並論一些特別的形聲字意符〉，《源遠流長：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AEARU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頁1-25。

²⁷ 王恩田編著：《陶文字典》（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1月），頁92。按：這條材料蒙審查人指示。

²⁸ 參見《金文編》，頁547。

²⁹ 參見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288-291。

³⁰ 參見李運富、何余華：〈「兩」字職用演變研究〉，《勵耘語言學刊》第2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頁248。

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

(三)《韓非子·內儲說下》：「二軍相當，兩旗相望。」

洪誠先生指出(一)的「兩馬」即「二馬」，「兩」、「二」互用。(二)的「兩」即「二」，意思是說「一個」和「兩個」交換，不是「一個」和「成雙成對的」交換。表明《荀子》已用「兩」為「二」。³¹(三)則是「二軍」與「兩旗」並用。³²楚簡也用「兩」記錄數詞{二}，《清華六·子儀》11「譬之如兩犬延河啜而𦵏」、《清華八·心是謂中》04「必心與天兩事焉」、《清華八·虞夏殷周之治》：「殷人弋(代)之𠄎(以)𠄎(三)……周人弋(代)之用兩」，「兩」用法同「二」。³³

陳夢家先生指出金文「兩」字係兩個相並立的「丙」。³⁴李建平、龍仕平先生曾列出如下字形：

| | 殷商 | 两周 | |
|---|----------|------------------|------------------|
| | | 形体一 | 形体二 |
| 丙 | 𠄎合 19777 | 𠄎西周早期，2674 征人鼎 | 𠄎戰國陶文，9.74 丙邲 |
| | 𠄎合 12971 | 𠄎西周早期，5408 靜卣 | 𠄎戰國晚期，睡虎地秦簡·封 34 |
| 兩 | | 𠄎西周中期，4195 芮簋 | 𠄎西周晚期，4141 函皇父簋 |
| | | 𠄎西周晚期，10164 函皇父盤 | 𠄎西周晚期，2745 函皇父鼎 |

並指出：「可見無論是形體一還是形體二，『兩』都是兩個並立的『丙』字。」其說與陳夢家相同，並可從。³⁵但對於「丙」、「兩」所象為何？目前並未取得共識。于省吾先生認為：「兩」象縛雙軛於衡，引申之凡成對並列之物均可稱「兩」。³⁶

³¹ 洪誠：〈王力《漢語史稿》語法部分商榷〉，《中國語文》1964年第3期，頁183-184。又載洪誠：《雒誦廬論文集》，頁58，載《洪誠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

³² 周生亞：〈「二、兩、雙、再」用法比較〉，《中國語文》1984年第6期，頁445-451。又載周生亞：《漢語詞類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3月），頁188-192。此文對「二」與「兩」區別的討論可以參看。






³³ 參見王寧：〈清華簡八《虞夏殷周之制》財用觀念淺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93>，發表日期：2018年9月26日。

³⁴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月），頁94。

³⁵ 李建平、龍仕平：〈量詞「丙」「兩」的語源及其歷時演變〉，《古漢語研究》2018年3期，頁33。另參見劉釗：〈「小臣墻刻辭」新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599，發表日期：2009年1月2日、王子楊：〈甲骨文所謂的「丙」當釋作「丙」〉，《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月），頁233。

³⁶ 于省吾：〈釋兩〉，《古文字研究》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7月），頁1-9。

吳振武、黃天樹、李建平、龍仕平等先生贊同這個意見。³⁷李運富先生對這個意見有所批評，他認為「丙」、「兩」確實取形義於車駕前部，但不是直接的象形表義，而是取現成的字加以「變異」，產生跟原字形義既相關又相異的新字。³⁸葛亮先生則認為「丙」是「房俎」之「房」的初文，那麼「兩」可分析為兩個並立的「房俎」。³⁹究竟何說為是，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⁴⁰

春秋、戰國文字的「兩」多作,⁴¹目前所見楚簡也幾乎寫作這樣的形體，如（《成人》25）。「兩」從二「丙」形演變為從「羊」形，一般理解為「變形音化」的結果，⁴²這當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為何一定要寫作從「羊」，好像沒看到有學者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清華九《禱辭》17「兩」作，在「」字形下方加上意符「二」，結構與「再」相同，只要「二」跟「」中間的筆畫穿插在一起之後看起來便像是「羊」了。這樣我們才明白「兩」、「再」的字形是有關的，也呼應了《玉篇》：「再，兩也。」的說法。

參考文獻

- 于省吾：〈釋兩〉，《古文字研究》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7月。
 方建軍：〈清華簡「作歌一終」等語解義〉，《中國音樂學》2014年第2期。
 王 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王凱博：《出土文獻資料疑義探研》，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
 王子楊：〈甲骨文所謂的「內」當釋作「丙」〉，《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月。

³⁷ 吳振武：〈讀侯馬盟書文字札記〉，《中國語文研究（香港）》1984年第6期，頁13-14；黃天樹：《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8月），頁344。

³⁸ 李運富、何余華：〈「兩」字職用演變研究〉，《勵耘語言學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第2輯，頁245-247。

³⁹ 葛亮：〈古文字「丙」與古器物「房」〉，第二屆古文字學青年論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舉辦日期：2016年1月28-29日）。又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頁50-70；又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05>，發表日期：2018年10月16日。

⁴⁰ 鄔可晶先生提示筆者：如果「丙」是「房」之初文，那麼「房」是不能假借為「兩」的（「房」是b-，「兩」是r-。但「丙」是中古庚三韻b類，所以上古聲母為br-，可與r-相通）。這樣甲骨文裡有「丙」用作「兩」之例，就難以解釋。

⁴¹ 參見吳振武：〈讀侯馬盟書文字札記〉，《中國語文研究（香港）》1984年第6期，頁13-14；《古文字詁林》，頁5153。

⁴²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頁113。

- 王 寧：〈清華簡八《虞夏殷周之制》財用觀念淺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93>，發表日期：2018年9月26日。
- 吳振武：〈讀侯馬盟書文字札記〉，《中國語文研究（香港）》1984年第6期。
- 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
- 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
- 李建平、龍仕平：〈量詞「丙」「兩」的語源及其歷時演變〉，《古漢語研究》2018年3期。
- 李學勤：〈釋「釵」為四分之一〉，《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8期。
- 李運富、何余華：〈「兩」字職用演變研究〉，《勵耘語言學刊》第2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
- 李天虹：〈由嚴倉楚簡看戰國文字資料中「才」、「𠂔」兩字的釋讀〉，《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周生亞：〈「二、兩、雙、再」用法比較〉，《中國語文》1984年第6期。
- 周生亞：《漢語詞類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3月。
- 周忠兵：〈說古文字中的「戴」字及相關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
- 洪 誠：〈王力《漢語史稿》語法部分商榷〉，《中國語文》1964年第3期。
- 洪 誠：《雒誦廬論文集》，載《洪誠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
-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
- 陳祝琴：〈上古漢語「再」的語義演變〉，《歷史語言學研究》1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10月。
- 陳 偉：〈《簡大王泊旱》新研〉，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66，發表日期：2006年11月22日
- 陳 偉：〈郭店簡書《尊德義》校釋〉，《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3期。
-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月。

- 陳 劍：〈清華簡《金縢》研讀三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陳 劍：〈說「規」等字並論一些特別的形聲字意符〉，《源遠流長：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AEARU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
- 陳 劍：〈釋「𡗗」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六卷——管子集校（二）》，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年10月。
- 郭永秉：〈清華簡《繫年》抄寫時代之估測〉，《文史》2016年6期。
- 程鵬萬：〈東周「再」字探源〉，第八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臺中：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舉辦日期：2019年8月15-16日。
-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月。
- 黃天樹：《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8月。
- 楊樹達：《讀呂氏春秋札記》，載《楊樹達文集16·積微居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 葉玉英：〈「戴」字古音考〉，《古文字研究》28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0月。
- 葛 亮：〈古文字「丙」與古器物「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
- 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
- 董 珊：〈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研究網，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dongshan001.htm>，發表日期：2005年2月20日。
- 劉 釗：〈「小臣墻刻辭」新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599，發表日期：2009年1月2日。
- 劉 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 蘇建洲：《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12月。